

自選完整章節

「望春」篇：

冰果室過後，她真的不在邱生存面前說嘴他和他家所遭遇的種種，因為鑄鏤在心版了，也不再迴避一直以來對他的感覺，就像夏日原野，愛情的枝葉茂密了一地。

喜歡著他——正確來說，她愛著這個人，莫名其妙卻無比肯定。

成長過程一路跌跌撞撞傷痕累累，養成的偏見和執著讓自己知道甚麼不是愛情；生成的怯懦和猶豫又讓自己不知道甚麼是愛情——這回，這回卻像花朵 DNA 了花香；蜜蜂 DNA 了蜂蜜，彷彿來自生命來處的最深層印記，她愛著這個草食動物般的男子。

好喜歡他那捲簾般的長睫毛，每當他垂眸看書時，她最愛玩拿一枝鉛筆擱在那睫毛上的遊戲，他總以一種無辜的溫柔讓睫毛配合地撐住鉛筆，怪老闆就在一旁歪著嘴笑，一臉沒罵出口「死查某鬼仔！又咧創治老實人」的神情，對他扮鬼臉、吐舌頭，也沒說出口「邱生存都由著我，你多嘴多舌多管閒事？」

不過，不喜歡他過度沉鬱的嚴肅；最不喜歡他的名字，不管是「邱生存」或「求生存」，尖銳冰錐似的圖騰。

高中時，「花信風」啟動了她的好奇心，查出是風應花期其來有信的意思。然後喜歡上了「瑞香」這美好吉祥的花名，還特地去問生物老師那花的姿容，他提供了一張長著不起眼的細卵形葉片開著不起眼小白花的植物圖片，失望之餘，只聽得生物老師又加了一句：台灣瑞香尊貴地長在中央山脈，平地可不常見。驚奇之下又追問了花的特性，得到的答案是：瑞香的種子有毒不可食用，根和花也都有毒不過整株可以做藥。記得那時有些難以思議的怔愣，也太相互矛盾了吧！

她在邱生存身上發現了這麼矛盾的特性。看似街頭人生卻有滿腔理想，但玩著危險的思想遊戲到底是毒還是藥？

有屬於男人的花嗎？花也可以用來形容男人吧！那她會用矗立在中央山脈的那株瑞香來形容他——原來，自己早在高中時就識得他的容顏…

那一回，兩人又去冰果室喝紅茶，她把吸管放在他的睫毛上玩，他照常由著她。

鄰座一對好像情侶偷瞥著他倆竊笑，女生撒嬌的逼問聲傳來：「你也可以對我這麼好脾氣嗎，嗯？你也可以這麼疼我寵我嗎，嗯？」

一下子溫柔的感動征服了她，她輕輕拿下吸管。

他揚起眼眸：「嗯？」

終於說出很想說的：「我討厭你的名字。我可以叫你 B 嗎？」

他笑容淡淡：「當然可以，別說 A，若拿來打分數，我連 C 都拿不到，給我 B，妳也太仁慈了。」

看著他草食性動物般的眼神，那是讓她時時刻刻提在心上走的一種純淨的無

辜，人類大概只在嬰幼兒身上可以看見吧？那雙眼睛，找不到他超過三十歲的證據。才不告訴他呢！不是打分數，那一聲「B」，是悄悄心疼著他宛如 Baby 無害卻橫遭摧折。

在他身上她找到了純粹、唯一，不管他如何處境艱難；就像酒家的哥哥身處複雜，對她就是沒有任何雜質的純粹、唯一……

B 從來都否認世界上有所謂的純粹、唯一，不管哪方面，「人」或「人與人之間」就更不可能了。最最否認她是他的「女朋友」，不管書報攤上熟的半熟的不熟的客人如何問他。

他總是國、台、客語夾雜如是回答：「談戀愛？有可能啊！我只是無頭路的羅漢腳，在社會邊緣求活。」

會不會，這就是她被他吸引的原因？兩個人的生命都印記了「邊緣人」，只是她從來沒有勇氣對外承認。

雖然成長的腳印一路違逆這個違逆那個，其實一直茫然於自己的存在。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該認同甚麼，在每個地方、每個團體不管志願或非志願都被標籤為外圍分子，是因於被排擠或排擠人的理由習慣性處在旁觀位置不曾參與？那種感覺，比較類似她不是實質存在而是游離狀態——或許，她和 B 就以同一類型存在或游離而逐漸互相靠近？

但只要她提起勇氣以半玩笑半撒嬌的方式表達兩人同一類屬，他總是一臉要笑不笑地吐槽說，四年後她就分發到國中任教，成為中產階級社會主流，兩人怎么可能劃分為同屬？

心中反駁道：邊緣人只認證社經地位的弱勢不概括心理層面的殘缺？

嘴巴卻只嚙囁而出：「你明白的……」

他沒有回答明白或不明白，笑謎了的丹鳳眼恰如流水波動承載了她所有的茫惑與恐懼。

望著 B，她常會因為過度專注而墜入蜿蜒的記憶之河，是否，哥哥也有一雙修長而溫煦的眼眸安撫了她的童年？成長的歲月則宛如橡皮擦一直在擦拭哥哥的五官，她會因為突然記不起他的臉龐輪廓或眉毛形狀而受到驚嚇……也許，擔心著哥哥會淡化成白影，本能地，似乎把他的五官一一鑲嵌在 B 臉上，合而為一……這是不是也不純粹、不唯一了？……啊！她怎會不間斷的自我矛盾……

「不管妳怎麼想，生命的本質和人生的出口都得靠自己摸索。」

「你摸索到出路了嗎？」

他竟然點點頭。

因素有她嗎？或者純粹而且唯一反國民黨？說不出口，只能帶著心機探問：「那你願意牽引我嗎？我依然是迷途的羔羊。」

他不顧她的失望：「恐怕，我不是你的牧者。」

的確很失望。失望於他不敢承認他對她是特別的；也不肯承受她對他是特別的。他不曾一絲一毫開誠布公關於兩人可能的未來，難道他只企求心照不宣她就會安於目前？

就像小時候為了見到哥哥，她就有足夠的勇氣走過恐懼的街後。B 也讓她向來幽幽忽忽的魂魄有了聚焦點，怕只怕，他就是山頭那偶爾駐足的雲影，暫時歇腳俯瞰著她，只要她一閃神，他又會飄走，就像哥哥那樣會不見了的恐懼也開始在她的每一天借屍還魂…。

每日都有一股強大的引力要將她拉向書報攤，她要非常克制才能把自己圈在校園。三天兩頭奔往書報攤的公車上，腦海就會自行浮現各式令她恐懼的畫面，他被不明人士圍毆；被情治人員抓走；最可怕的一種他突然從街頭失蹤…直到親眼看見他一樣在攤子上安安靜靜看書，才能夠放下忐忑。

那個星期假日，又像之前的假日來到書報攤，B 卻不像之前以一句「怎麼來了」迎接她，倚在柱子下似乎眺望著市街以外的遼遠天空，被寂寥落寞綑綁了眼神。

怎麼了？把眼睛探向怪老闆，他對著一份攤開在社會版的報紙呶了呶嘴，她抓起報紙，他指了指一則被擠在角落稍微疏忽就會遺漏的新聞，瞄過去，不過是旗山車站小火車即將停駛預定明年拆除鐵軌…

旗山？B 的家鄉呢！

回眸向他，他剛好走過來以一種決絕的神色對怪老闆說：「信桑你摩托車借我，我回旗山一趟。」

怪老闆只問了一句：「也會順續轉去厝否？」

他也沒出聲給個答案就去牽騎樓下那輛野狼 125。

怪老闆反而猶豫起來的模樣：「少年～！我這隻野狼足野，你要騎轉去旗山得愛斟酌、細膩…」

話還沒想清楚就衝出口了：「我跟他去！」

「好！」「不好」怪老闆和 B 也同時回應。

怪老闆扳起臉孔來：「後壁載著死查某鬼仔你才會專心騎車，我也免煩惱你會拚害我的歐兜拜！」

這個怪老闆！明明跟她一樣是因為擔心 B 的安全——反正，她可以理直氣壯坐上後座他毫無拒絕餘地就好。

摩托車一路穿梭，逐漸擺脫了市區的人車，道路轉為狹窄顛簸，視野則隨著兩旁的田野朗闊起來，遠遠近近的山稜丘陵是一幅最天成的潑彩山水畫。

「旗山快到了吧！」

「還早，我們還得一路穿過大寮、大樹才會到旗山。」

「你家好遠。」

「怎會，就在我心上。」

想家的 B——上了大學之後，若不是阿爸這條還隱隱牽扯思念的細絲，自己可以完全不想屏東…

「妳坐好抓緊我要加快速度了，我先去看看車站再回家。」

索性雙手環攬他的腰，看不見他臉上神情，反正他沒有拒絕或閃躲就好。

B 以油門催促野狼風馳的雄姿，她有時故意把頭深埋在他背部享受被屏障的感

覺；有時又探出頭來感受田野氣息直接吹撫臉面拂亂髮絲的愉悅——啊啊啊！自己是要陪著想家的男子安全回家，怎可以有愉悅飛揚的心情…

又從杳無人影的郊野逐漸人煙處處，B 的車速放慢了，野狼嘖嘖嘖來到一條古樸典雅的市街，他說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建築，但是觸目可及酒家、茶室的招牌，若非那整排西洋式建築的騎樓以一道又一道別致的紅磚拱門貫串，她會誤以為自己回到了萬丹。

B 車停在媽祖廟外人行道上，面對她的訕笑，回以：「關掉數間了，這些風月場所見證了旗山香蕉外銷日本最風光的歲月，當時蕉農衣褲上紫褐色的香蕉乳越多越受小姐歡迎，那是身價的保證——沒落了，繁華已過…」

「摩托車一路過來到處都種香蕉啊！」

「妳沒看過全盛時期的香蕉田呢！外銷日本的市場早被菲律賓取代，日本剛轉向的那一年，旗山生產過剩的香蕉沿路堆疊丟棄直到高屏溪一帶，妳能想像那驚人的慘狀嗎？高雄屏東一帶有養豬的人家都來路邊載香蕉回去餵豬。」

「有這種事？」

「妳實在太年輕了…旗山人最感念的就是吳振瑞先生，妳一樣沒聽過這個香蕉大王的名號吧！他造就了台蕉輸日的盛世，蕉農成為富戶——因為蔣家內鬥，吳先生成為鬥爭下的犧牲品，高層炮製了一個貪汙案，後來實在找不到確切證據，最後以違反動員戡亂時期禁止黃金買賣條例判罪。又是一樁冤獄，吾爸的冤獄苦了我一家人；吳先生的冤獄慘了一個產業…」

為何在他口中總是輕易聽見一樁又一樁的冤獄？一路上摩托車後座隨風飛揚的心情，如同風箏斷線掉入水中逐漸汨沒…

B 要帶她入天后宮，她的興致早又濕又糊，不帶意願地回說萬丹的媽祖廟名氣也很大。他也不勉強她，叫她在摩托車旁等他一下。

怎這個人會進去媽祖廟？看不出他有任何神鬼信仰。在摩托車旁等待也是無趣，忍不住的好奇又蹣跚著她在 B 的背後亦步亦趨，廟埕前一望，與萬惠宮宛如孿生的天后宮入眼，童年往事竟隨著廟宇的老邁滄桑迎面撞擊…。

瞬間她就背對天后宮遁向一旁去了，彷彿如此就可以不必面向童年。廟宇斜對面一間不起眼的平房正巧走出一位也刻畫著歲月痕跡的阿婆，難道一下子穿透她內心的倉皇？竟然對她招呼道：「查某囡仔，妳也是要來收驚的駒？」

原來是小時候聽聞過的「收驚婆」。

看不見自己擠出來的笑容有多麼僵硬，倒是看見了擠出來的應答有多麼僵硬：

「歐巴桑，我啥物都驚，是要自陀位收起？」

阿婆竟端詳起她的臉面，說：「還是，我來替妳卜一個米卦問未來…」

「素淨！我們走了！」

回眸，B 已然佇立在廟埕等她，匆匆丟下：「以後若有機會。」

重新跨上摩托車後座，帶著新奇調侃道：「你真實入去拜媽祖？」

摩托車慢慢穿梭在古意盎然的街道，背對著她，他緩緩說出：「小時候吾姆會帶我來廟裡拜拜，她跪在神龕前虔誠仰望媽祖的側臉，好美，她喃喃祈求媽祖保

佑風調雨順，保佑家人平安，吾婆添福添壽，吾爸健康順心，孩子衣食無缺，就是沒為自己做任何祈求…」

後悔就湧了上來，很想叫他轉回天后宮，她願意陪他進去尋找童年的無憂和母親的側影——摩托車已嘖嘖停在一棟外觀頹圯但殘留風華的西方小教堂式的建築物，抬頭一望，正面玄關女兒牆上鏽蝕歲月蒼老氣味的「旗山車站」。

這才發現 B 也正凝視著車站建築，眼神彷彿走入了時光隧道，而她嚙囁起該不該出聲問他要不要進車站內尋覓舊時痕跡，不想重複方才過門不入天后宮的錯誤，可是就覺得其實他已回到了，往昔。

果然，他悠然的敘述也依稀來自童稚的回音，這原本是運甘蔗的車站啊！後來載香蕉也載人，小時候，父親帶著他來鎮上交香蕉，最愛父親買個兩支冰棒然後帶他搭上五分仔車，最喜歡搶坐第一節車廂，火車頭一路冒煙一路喘氣一路嗆嗆前進，蒸氣口還時不時冒出霧騰騰的白煙，裊裊飄往空中，他邊看風景邊舔冰棒，一回眸，看到父親微瞥著他的眼睛分明在笑…回程，父親會在街上糕餅舖買塊麥芽餅，交代他回家不可以說，那是母親的最愛，回到家再偷偷塞給母親，因為被知道了，阿婆會罵浪費孩子們會垂涎，母親也會羞紅著臉將不大的一塊麥芽餅分食給大人小孩，曾看過父親索性把麥芽餅藏在母親枕頭下，他會去想像母親發現父親心意時的笑顏…有一回，他天未亮起床解尿，母親早在灶頭忙碌，她蹲在灶口一邊添柴火一邊吃著那塊麥芽餅，火光微微閃映她的臉龐成胭脂紅暈，他父親靜靜從灶口走過…那是屬於他們那一代的愛情…

「你不是說火車要停駛了？」

話才出口就懊惱起自己了，進入旗山踩踏著 B 過往履痕，怎麼？反而愚蠢起來…他的童年不似她的童年，顯然是令人陷溺的美好，她不曾擁有但不能連領會的能力都沒有…

來不及了，被她一句問話抓回天堂魂魄的 B，面容有些慘澹：「沒錯，五分仔車停駛了，不然我就可以帶妳搭到九曲堂看飯田豐二。」

試圖彌補過錯：「以後總有機會陪我搭火車去九曲堂的，我們先進去車站看看，你不是說鐵軌明年也要拆除了？」

「不了！」

一下子才又驚心明白，拆除的，還包括他的童年…

直到摩托車又越來越郊野，慌張感受著他沉默中沿路淌血，嚙囁在唇邊的那句「對不起」終於怯懦吐出，但耳邊只聽見風呼呼回應，他在生氣她？

眼淚就不聽話地汨汨而流了，連聲狂喊：「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野狼嘎然停止咆哮和奔馳，他沒有回頭：「為什麼跟我說對不起？」

「我蠢啊我笨啊！我不認識快樂童年的長相啊！」

他就下車了，直接往路旁山坡那片野草地爬上去，她在後頭追，任由淚水糊滿了臉：「別生氣我了好不好？你回家了好不好？」

他停下腳步，轉身向她：「妳還真的傻…在妳面前我連難過都不應該，跟妳的童年比起來，我何等幸福啊！」

然後，席地就坐在野草上了。

雖然一時止不住爆炸的哭泣，卻意外聽出自己的哭聲竟沁入蜜意，是他的話語洩漏了對她的憐惜？…

擦去臉面淚水，帶著幾分哭過的撒嬌和不依在他身旁坐下，車前草、蒲公英、酢漿草以及叫不出名字的野草構成了乾淨的坐墊，掩飾害羞地採摘蒲公英白色的花朵，一邊問道：「你家還多遠？這麼荒涼偏遠的地方也沒看到住家。」

「不遠了，村莊內也不算熱鬧，往這個方向本來就比較偏僻。」

「那就走啊！還拖拖拉拉，這趟不就為了回家？」她吹了一下蒲公英的傘花，絨毛般的花瓣四散揚飛。

「…我就不進村莊了…」

「都來到這裡了，怎不進去？」敏感聯想到自己身上，真的，B若帶她回家，該如何向家人解釋他倆的關係？他從來也沒承認過她是他的女朋友。

「不然我在村莊外面等你，你就不用為難了…」

「跟妳無關啊！」

說著，他整個人往草地一躺，驚起蒲公英花紛飛。

「你怎可以這樣？不是想家才回來的？」

「…」

「起來啦！騎了好遠的摩托車呢！」

伸手要拉他離開草地，他反而把雙手枕在腦後，向天的雙眸緊閉。

「我太衝動了…回家，有甚麼益處？徒惹吾姆傷心，她為我流的眼淚太多了…本來就應該遠離這個家，免得情治人員找麻煩，也被村人特意疏遠…」

這是不是就叫有家歸不得？這比她一再從那個「家」逃離而在內心自認無家可歸更孤獨更悲愴吧！無限美好的過往無盡思念的如今，家，在不遠處，理智卻殘忍地把他攔阻在門外…

看著他緊閉的眼眸慢慢有水液泌出，沾濕了睫毛粒粒晶瑩著他的悲傷，胸中一慟，低下頭去以唇擦拭他睫毛上的淚珠…再擦拭眼尾、臉頰上的淚水…最想擦拭他的悲傷，那彷彿遼闊在天空下野草間思念家人的無邊深情…

他由著她放任，她開始肆意地把雙唇印在他臉龐的每個角落，奇思異想也突然鑽進來，應該去買一支口紅塗抹在唇上，就可以把自己的唇形標誌在他的臉面，是否，他對她也就會有永恆印記的深情？…

旗山歸來，他對誰都照舊否認他倆之間有男女情愫，莫非，一直以來都是她自作多情一廂情願？但有他的書報攤對她就是無可抗拒的磁力場。

脫離令人窒息的家無聊的學校，在書報攤，她不僅有B還有額外的樂趣，怪老闆任由她看書看報看雜誌這是他最可愛的一面，偶爾對她歪嘴弄眼揶揄：大家攏像大小姐妳按呢看免錢的，我毋就愛呷風放屁？尷尬地掏錢要買，他又不屑地手一揮，一邊咕噥：賣千賣萬賣妳這叫攔珊，恁父靠妳早就朽死黃泉路頂見祖公了。

發怒，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到底要怎樣？

他反而笑得滿面春風：「死查某鬼仔，我上愛看妳按呢番霸霸、青愁愁。」然後往 B 那邊嘴一呶：「妳若對阮細漢ㄟ較溫純咧，我冊攤擺的隨在妳看隨在妳搬…」

「欸欸欸！信桑，你莫竹蒿湊菜刀！」

B 阻止怪老闆將他倆湊對，她則滿心竊喜，雀躍於怪老闆對他和她可能成雙的認同和祝福之意。

在書報攤見識到形形色色的人，那比學校的教授和同學有趣多了，大多是過路行人，或者駐腳翻翻雜誌或者買一份報紙就走，有的是熟客半來交關半來找怪老闆天南地北，最主要的一群購買主力如馮老闆、黃醫師和一群投入改革運動的青年等等，目標往往不是公開擺放在架子上販售的，私下交易的都是被查禁的書籍和雜誌，而且禁得越兇的越暢銷，最常聽見要購買李敖的禁書，李宗吾的厚黑學則是大熱門。

怪老闆和那些購買主力所談不離時事或政治，即將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投票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B 說呈現參選爆炸，但他十分樂觀預期，這是黨外人士最有機會勝選的一次，因為社會氛圍正風起雲湧一股改革的浪潮。的確，書報攤前的小型政治發表會宛如沸鍋中的水餃，人人競相浮出來發表高論，有的抨擊國民黨有的推崇黨外人士。

她最不感興趣的就是政治議題，最主要，他們的論調和她的認知背道而馳，但也在五光十色的街頭自己終於知道，社會言論和校園觀點大相逕庭，更和教科書所學天差地遠，她常常迷惘於到底誰是誰非。

所以，雖然好像身在怪老闆的圈子內，她依然是圈子外的感覺。「邊緣人」是脫不掉的緊箍咒，校園內，無法融入；校園外，一樣無法融入。

還有個中年微胖的吳宗吉，聽說是市議員的親弟弟，他和怪老闆的互動她看著也覺得有趣。見面怪老闆第一句問候語：幹！阿吉仔，恁兄是挈國民黨佻濟錢？兩個兄弟仔呷到歛頭歛面一個大肚桶！對方立即回敬：欸啦！阮老父得賣土地倒貼市黨部咧！你上好康，路邊做大本乞丐就錢來也！

不知情的人還以為兩人要大打出手了，只見吳宗吉把他拿來的好酒往地上一擱，怪老闆熟練地摸出兩個酒杯，接下來你兄我弟對飲起來，不是豪邁放聲高歌「欸啦！杯底毋通飼金魚，好漢剖腹來相見…」；就是髒話峰峰相連到天邊幹譙國民黨和政府。

不論是飲酒作樂還是髒話連篇，她津津有味看熱鬧，B 卻往往把她押到一旁去，國、台語夾雜：「兒童不宜！兒童不宜！妳莫聽，莫看，更加莫學！」再加客語：「那樣介公，配那樣的婆；那樣介秤，配那樣介鉞。」跟她解釋天生一對的意思，她笑到幾乎翻過去。

「那兩個人怎那麼好笑？那個阿吉仔的大哥是國民黨市議員，怎會跟怪老闆做好朋友，還一起罵國民黨？」

B 也笑得唇如上弦月：「他爸爸是當了很多屆的老里長，老國民黨員，人家說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我倒認為，像阿吉仔那樣的背景，又是他大哥競選時的

總幹事兼財務，對國民黨才真正瞭若指掌。」

他談起一段傳聞，一九六八年老蔣搭機蒞臨高雄視察，專機在飛往小港途中，老蔣從空中看見中山路從火車站到五福路怎就中斷了，市民要搭飛機必須轉往成功路繞一大圈才能抵達小港機場，於是交代下屬把中山路延長到小港機場，而且道路從前鎮草衙截彎取直開闢。

老蔣一聲令下，整個高雄大地震，政府相關單位火速配合中山路延長到小港機場的工程，但牽扯到私人土地徵收，地主不敢不配合，只希望得到適當的補償。政府的做法是，土地徵收了道路開闢了，補償？慢慢來。那些地主大多是農民，耕作面積變小所得更加微薄，補償卻還不知道在哪，當稻穀收成後曬在又寬又大通行車輛稀微的中山路，不禁感嘆，道路開來給貓狗通行…

不服，打斷道：「中山路交通流量哪會很小？」

「十年前怎能跟現在比？」

「所以啊！先總統蔣公很有遠見，說不定，再過十年中山路車水馬龍。」

「再怎麼有遠見的重大建設，對於遭受損失甚至影響生計的市井小民，政府應該要有安撫民心實際補償的作為吧！不能近乎強取豪奪。」

後來補償價格訂出來了，一坪新台幣六百五十元。B說。

阿吉仔的爸爸也就是老里長，召集不甘心被剝削的地主和市政府不斷開協調會，有些地主不堪和官方打交道的折磨，選擇默默領走不成比例的補償金，老里長和另外幾十位地主共四十多甲的土地，好不容易爭取到歸入第九期市地重劃，但是一拖到現在，十年過去了沒拿到政府一塊錢，老里長才會說服兒子出來競選市議員，希望透過政治力讓市府願意積極辦理市地重劃。

「妳知道嗎？只要得到國民黨市黨部提名等於篤定當選，所以老里長才得先賣一塊地來疏通市黨部，讓阿吉仔的大哥順利獲得提名。」

原來，選舉就是一場金錢流通的遊戲，她想起阿爸說的「選舉無師傅，用錢買就有」。

想來，阿吉仔的大哥如今是市議員了，拖了十年的問題應該解決了吧！B笑出聲來伴隨一句：哪有？他說，今年林洋港被小蔣拔擢為省主席，他裁決市政府就依十年前徵收的價格六百五十元補償給地主，但十年歲月流轉，土地公告價已三萬多，市價則將近五萬，老里長和眾多地主怎堪當年被強制徵收的土地還真的被國家搶走了，正研議要聘請律師跟市府打官司。

「跟政府打官司？打得贏嗎？」從阿爸那邊學到的就是：民不與官鬥。

B回以不知道，不過他聽阿吉仔說，那個王律師是由他大哥的朋友那裡牽來的關係，在法界人脈雄厚，打包票一定可以贏但要歷經長年訴訟，那些農民地主土地被掠奪後生活更苦了，哪有大筆銀彈和政府曠日持久打官司，王律師開出來的條件就是訴訟過程不收任何費用，等最終官司勝訴，他要土地補償金的百分之二十，雙方就此達成共識。

B笑談野史般閒閒說道，王律師告的就是市府代表人王玉雲市長。王玉雲當初是以無黨籍當選市議員一屆後，下一屆和國民黨提名的市議員吳鐘靈爭副議長

的寶座，兩個人同樣獲得十八票，靠抽籤勝出，再下一屆他就加入國民黨並被扶正為議長，從此政壇一路扶搖直上，現在消息出來，明年高雄市要升格為院轄市，王玉雲理所當然成為第一屆官派市長。

「一支籤，決定了同為市議員的王玉雲和吳鐘靈日後完全不同的人生。」他的笑容清淺如水，卻在她心頭凝結為稜角森森的冰錐刺痛著，以他的學識和年紀不也早該在社會嶄露頭角？只因為父親無意間說錯話關了幾年，連坐關係造成他如今有家歸不得的街頭人生，他又從街頭找到了要為台灣的自由、民主和人權奉獻心力的生命意義，讓類似他家的遭遇有一天可以不發生在台灣的任何一個家庭，像單純的信仰那樣全心全意信仰著，難道，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一支籤？

B 嵌入了她的靈魂。

她不知道是否有前世今生，而那似曾相識的熟稔感，恰似之前飄忽的靈魂不定的感情只為了等待與他重逢。

甚麼都跟她談的 B，唯獨避談感情。

偶然發現他在讀泰戈爾的詩集，才意外了解他不只讀政治書籍。

像煞偷開糖罐被逮個正著，她有趣地看著他帶著小男孩的靦腆回應道：「誰會不愛詩，那麼美好的思想或感情的結晶體，除了泰戈爾的詩，我也喜歡莎士比亞、濟慈、葉慈的詩。」

都是她所陌生的西方詩人呢！

「他們的詩，也像中國的詩詞那麼優雅動人嗎？」

他笑了：「妳別把眼睛只盯在妳的中國文學好嗎？這整個世界四處都有令人醉心的文學作品。」

拗不過她的請求，他以他嫵娜著溫柔的低沉腔調吟誦了葉慈的詩，原文，她只顧著笑，讓她迷戀的是他的聲音。

他也笑了，曉得她聽不懂，又以中文重新低吟：假如我有天國的錦緞 繡滿金光和銀光 那用夜和光和微光織就的藍和灰和黑色的錦緞 我將把它們鋪在妳腳下 但我很窮 只有夢 我把我的夢鋪在妳腳下 輕輕踩啊 因為妳踩的是我的夢…

她不知道笑容是否凝結在唇角，濕熱則逐漸迷濛了眼眸，因為他的臉龐在瞳孔轉為模糊…怎會有這麼唯美的純粹，簡直要把人帶入愛的夢境…

他撇開臉去：「別這樣看我…」

「我就是看不清楚你啊！」

「誰受得了妳眼裡有淚？」

「我太感動了嘛！這是詩人為他所愛的人寫的嗎？」

「…我不知道…」

「如果你想像你就是葉慈…」

「我無法想像了，想成為詩人已經是大學時代的幻夢了…」

「我一直覺得你有電影中吟唱詩人的氣質，也許你也可以寫出類似你所喜歡的

詩人那樣的情詩？」

「小女孩，你太愛幻想了，我現在投入社會改革運動，再也沒有甚麼不切實際的浪漫情思。」…

愛情，是迷離叢林的幻霧，渴望，則如清溪倒影焦躁，心情，就成了盪鞦韆忽高忽低。兩人相處時，她同時感受著「痛苦」和「快樂」兩種截然不同的元素。

她開始拒絕鄭家安來找。

也才驚覺，鄭家安不懂「放棄」這個字詞。

他會一整夜守在女生宿舍外頭，不斷請宿舍出入的女生進來幫忙喊外找。

女生宿舍的慣例，對在宿舍外站崗的男生的請託大多樂意幫忙，進到宿舍一樓中庭對著樓上拉開嗓門喊某某系的某某某外找，於是，整個女生宿舍當晚就知道了有哪些女生被外找。

一開始當作女生宿舍夜晚最有趣的風景，不多久就轉為負擔和排斥了。不但人躲在宿舍也得不到安寧，更糟的是被沒收了隱私，獨自在寢室卻像面對眾多窺視的眼睛，而且八卦迅速在宿舍竄飛，某某系的某某男生在追某某系的某某女生，然後開始品頭論足，那個男生長得又不怎麼樣某某某怎看得上對方；那個女生又不是很漂亮為什系內系外好多個男生來站崗外找…

一整晚，直到宿舍門禁之前，鄭家安會鏗而不捨地拜託人家進來喊外找，因為不同的女生在中庭喊相同的話：林素淨外找！國文系一甲林素淨外找！她被迫出去見他，否則，整個宿舍就知道她和「男朋友」吵架了，還會成為宿舍公敵，幾次外找喊下來，有學姊就直接來寢室敲門了，不掩怒容地指責：妳要讓整個宿舍的女生都羨慕妳男朋友很癡情是不是？

為什麼大家會認定她是鄭家安的「女朋友」？

直接質疑向他，他帶著不解的神情反問道：「我們假日一起去校外吃自助餐，晚上我會來宿舍找妳去散步或吃消夜，考前我們就一起去圖書館讀書，男女朋友不就是這樣？」

她想笑，更想哭，這樣的註解，怎像極了老夫老妻？真是男女朋友，愛情也老化的太快了吧！

「你不要再來宿舍找我了，以後我也不會再跟你出去！」

「怎突然生氣了？我剛才是開玩笑的，我知道妳喜歡看書，最近我也去圖書館借書來看，還買了一本詩詞解析，別提分手，我願意為妳做任何改變。」

「我不認為在跟你交往怎會需要分手？」

「大家都知道我們是男女朋友…」

「我需要屈服於大家的壓力嗎？」

「不是當然不是，我的意思是…」

「不然我問你，你為什麼要喜歡我？」

沒有照明設施的操場，只有天空一彎眉月若干淡星，映照一雙雙情侶朦朧的身影，學校最受歡迎的約會地點，自己也都跟鄭家安來操場…。

他的臉容在淡色月影呈現暗色輪廓，緩緩說出她不曾從他口中聽得的：「不是喜歡，是愛，我愛妳…妳一定要問原因嗎？我說不上來，可能，我的生活一直很平順，現在要做甚麼，以後要做甚麼，都很清楚，妳不同，我沒辦法在妳身上套用任何公式先計算答案，好像，好像我終於在冒險…」

那瞬間，她對鄭家安產生了憐憫。也是對自己的憐憫吧？對 B，她是不是也在進行冒險？…

課堂上，兀自陷溺在遐想的漩渦，鄭家安以一種近乎頑劣的堅持來宿舍站崗，她都是自行到書報攤見 B 呢！會有那麼一天嗎？他為她踏入學校大門，來到女生宿舍前，請人在中庭呼喚她的名字，然後，抬頭仰望樓窗等待她翩然出現在他的眼瞳…

學校廣播驟然中斷腦中劇場，不是還在上課？…「電視新聞快報報導美國將與我斷交，明年一月一日起與匪偽政權建交」——愕然還魂，全校幾乎同時間發出的嘩然聲也震耳而入。

嘩然未已，回眼環視整個班級紛紛亂亂的錯愕聲、議論聲，加上講台上教授厲斥聲：「無知！無知！這個花生農夫卡特！還真的要跟共產匪幫建交了！」

倒聽出了蹊蹺，難道早有風聲？

當全班好像身在海中央船卻快解體似的反應時，她楞楞看著台上氣憤到青筋暴露的教授，楞楞想著卡特既是個無知的花生農夫怎會當上美國總統？美國不知道大陸是匪偽政權嗎怎會選擇和中華民國斷交？——幾乎驚跳起來，她到底受 B 多大的影響？高中認識劉國忠那時若發生斷交，自己一定滿腔悲憤，熱血沸騰…

顯然熱血沸騰的顯然是謝順興，下課走到她面前，問她要不要參加今晚的遊行向美國表達抗議，微微一驚，整個猶豫，吞吞吐吐回以不知道…

他原本就情緒高昂？還是自己的反應不符合他的預期或想像？總之，他一張臉就脹成了豬肝色：「甚麼叫妳不知道？國家都存亡關頭了！我剛剛邀的同學沒一個退卻的，更多同學一聽到我發起遊行就自動加入了！」

這個謝順興！路人甲路人乙的長相，個子不高卻固定坐在最後一排中間的位置，自己習慣坐在前面靠窗，加上翹課，轉眼大一上學期即將結束，不曾留下跟他交談過的印象，沒想到從學校緊急廣播到下課短短時間內，他已經在班上號召同學參加今晚的遊行抗議。

他繼續曉以大義：「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況我們是知識份子，身為社會中流砥柱，讀的又是公費學校深受國家栽培之恩，妳不能一個人置身度外。」

說得酷似她是活在另一個星球的怪物，她更加結巴、更加渙散。

到下一節課，謝順興居然就上台宣布遊行抗議是全校性活動，集合時間晚上七點，集合地點教官室外面，由主任教官親自帶隊，她暗暗詫異還真的人不可貌相。

謝順興不但再個別提醒她一聲，還好意告知，蔣總統十一點要對全國軍民發表談話，她若沒課可以到交誼廳看電視聆聽訓示。

她卻迅速離開學校，跳上公車往火車站。

公車上，平常只管方向盤的司機和只管乘客上下車的車掌，高亢的交談就像拿著大聲公：「死了！這聲台灣死慙慙了！」「尼桑！阿共仔咁會趁這個機會拍過來？咱要按怎才好？」「要按怎？咱也毋是有錢有勢的人會當溜旋去美國，干單有太平洋通跳！」

車上乘客不多，悄悄瞥眼，各個側耳傾聽的面容盡是雷雨來襲的重重兩層雲，而不是面對車窗外南台灣的青色冬空，想來，自己大概也是同個神色吧！

匆匆行走騎樓下，一整排商店不是閃動電視畫面就是傳來電視聲音，蔣總統低沉的鄉音和主播高昂的聲調交錯出現，行人有駐足店前聆聽的；有惶然一瞥默默而過的。

怪老闆的書報攤前早眾口喧嘩，不服、抨擊，攪和成鼎沸，原來蔣經國總統下令中央增額民意代表即日起停止一切競選活動，延期舉行。何時恢復？沒給答案。

B 一瞥見她，從沸鼎中抽身，兩人閃到一旁去。

怎麼來了？他問。很嚴重嗎？她問。

他立即接得下：「斷交、廢約、撤軍，美國完全接受，怎會不嚴重？」

「那我們怎麼辦？共匪真的會打過來？」

這才驚覺自己問出跟車掌小姐一樣的話…人一恐懼，就愚蠢了？

他苦澀一笑，手掌輕拂過她頭頂，安撫受驚嚇的小動物那般：「從退出聯合國，台灣就一直危機四伏，可是這些年來妳留意過邦交國不斷跟我們斷交的新聞嗎？只不過現在輪到我們最重要的盟邦美國，大家才驚慌失措，好像台灣的末日已到。」

「那些國家！也太不顧國際道義了！」

「也不能怪國際社會現實，大陸的經濟利益太大，因為政府漢賊不兩立的立場，我們才會陷入現在的困境。台灣要走自己的路，自由和民主才是台灣的出路。」

兩個人好像又在雞同鴨講，她今晚就要遊行抗議，他還在打高空講理想。

遊行抗議？他的心思總算回到她身上：「誰要妳參加的？」

為了留住他的注意力，給了「班上一個男同學邀我」的模糊答案，還故意反問道：「我要不要參加？」

依他剛才的理論，肯定會給予否定的答案，然後她就可以唱反調。

也不過定格一秒，他的回答竟然是：「去！妳一定要去！」

怎成了變形怪獸？

幾乎負氣回應：「抗議有甚麼用？你自己不也說那是國際現實利益！」

「對妳有用。妳稍微想一下，我們是戒嚴國家，不准集會不准遊行，妳那個同學向天借膽嗎敢出面邀大家遊行抗議，分明就是潛伏在班上負責監控同學的『細胞』，妳得學會保護自己。」

B 居然要她學會保護自己參與遊行抗議，也不管她意願如何，更不管他自己的

中心思想為何？一直以為他和磐石同類。…

傍晚，從學生餐廳用餐出來，看見許多同學往教官室的方向移動，心情更加低落，一向所受的教育是：我國固有疆土在地圖上像一葉秋海棠，大陸只不過暫時為匪所竊，匪偽政權只是一小撮不得民心的共產匪徒，我們隨時要反攻大陸解救苦難同胞…直到美國選擇斷交這節骨眼，才驚覺，所謂固有疆土只存在於歷史、地理課本，而且台灣和大陸一比不是更像一小塊地、一小撮人？認知和現實之間的矛盾、荒謬，讓她產生今夕何夕的錯亂感。

想要拂逆甚麼的莫名勇氣又不知從哪湧注全身，她選擇往女生宿舍回來。

當遊行隊伍繞行過女生宿舍外的學校圍牆時，她聽得到「抗議美國背信毀約喪權辱國」「總統萬歲全民團結服從領導」「光復大陸拯救同胞」等等口號。

正楞楞想著，美國願意喪權辱國，遊行憑甚麼不滿甚至抗議？這樣的口號到底通不通？

突如其來的：「林素淨外找！國文系一甲林素淨外找！」

又是鄭家安吧！他沒去參加遊行？

因為遊行，今晚女生宿舍特別冷清，他要連續找到人幫忙喊外找不容易，她反而不忍心起來。

踏出宿舍，快步迎上前來的竟是謝順興，開口就是責備的語氣：「妳為什麼沒去參加遊行？」

訝異到答不出話來，眼前這個毫無特色的同班同學，唯一的怪異就是鼻樑上褐色鏡片的眼鏡，她不相干地想到夜晚看得清楚嗎？在學校，她就像同學奉送的綽號「無靈魂ㄟ」「夢遊者」，加上翹課，跟同學之間的互動很淡薄，猜想自己類似一張透明的玻璃紙吧？應該沒有多少人會留意到她的存在啊！

B說，政府在每一所大學都派有「細胞」，發現有思想不純正的學生就得嚴密監控並隨時向上級報告，免得書生造反，尤其像他們這種公費學校日後要從事教育工作的學生，更不容閃失，可能每個班級都有「細胞」潛伏——謝順興真的是「細胞」？…

或許一下子反應不過來，讓謝順興覺得她作賊心虛還是怎的，那張很沒有表情的臉孔居然對她綻露出一絲笑紋，還伸手要來拍？或攬？她的肩膀：「放心，我會給妳將功贖罪的機會…」

她迅速閃躲開來，一邊反駁道：「甚麼叫將功贖罪？我做錯甚麼事了？」

不知是動作還是言語觸怒了他，只見謝順興的臉一下子恢復撲克牌。

「妳不肯去遊行就是不愛國，這樣的行為有問題，妳以後如何為人師表端正學生思想？」

「整個學校的學生以後都要為人師表，難道全校都參加遊行了？」

「別班的事我不管，我既然邀了班上同學，我要負責。」

「全班都到齊了嗎？為什麼你針對我一個人？」

「因為妳問題最大，老是跟可疑的校外人士混…」

「你跟蹤我？！」

謝順興也立即發現自己說漏了嘴，試圖解釋他也是到火車站一帶買書，無意間看見她和校外人士廝混。

自己一定把不屑直接擺在臉上了，如果他複雜到可以當「細胞」，憑甚麼認定她單純到會相信他的片面之詞？

所以當他轉移話題說，美國將派官員來台北磋商斷交後事宜，他將發動同學代表學校北上和台北各校愛國青年會合，向美國代表團嚴正抗議聲討正義，很示好的邀功道：「我們班我只邀妳喔！至於車資、餐點和相關費用，妳都別擔心，我們不會讓愛國者還需擔心這種小事。」

她一口就拒絕了，還要他別再來女生宿舍找她，有甚麼事直接在班上說。

謝順興離去時臉上的表情是冰天雪地，連拋下來的話也結凍在零下低溫：「妳以為妳可以高枕無憂？」

竟然一陣寒顫全身竄過——是被威脅的恐懼嗎？違逆感卻再次不安分地破冰出來拉鋸…

B 知道後，神情苦惱不安，還是老話：「妳應該去參加，這是自我保護。」

這個 **B**！平常談起理想頭頭是道，落到現實來動不動就要她自我保護，意即她得妥協，甚至順從？這和他平常的自由意志論不是太自相矛盾！也更強化了她骨子裡的違逆感。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妳有自己甚麼想法？我平常講的妳都聽不進去，為什麼連這妳也不肯接受？就算是小蔣都得停止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力求自保！妳哪有中心思想，只不過人家說東就往西；人家說西就往東，反抗一切就是妳唯一的想法！」

她比他更生氣，夾雜著慌張和羞恥，彷彿向來作為戰甲的違逆感，被他這一扯開，只是一塊既輕且薄的遮羞布，自己赤裸現形。

反而怪老闆一旁溫和起來：「喂喂細漢ㄟ！你對死查某鬼仔兇戒戒咧創啥？伊還少歲毋咧世事艱難…」

「我驚伊被人陷害！我驚伊被人逼到像我按呢！佢一個細妹，我只希望…希望她過正常的人生…」

第一次她和他吵架，第一次他對她發脾氣。…

還是沒去台北。

十二月二十七日當天她也擠在交誼廳的電視前，記者宣稱超過萬人「自動自發」前來抗議的群眾和學生，逐漸聚集在空軍松山基地入口處馬路兩旁，從天未黃昏一直到夜幕低垂，依舊不見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的車隊。

受不了這種漫漫長長不知伊於胡底的等待，自從和 **B** 吵架之後，「等待」已經百般折磨她了。索性離開，先去學生餐廳吃晚餐。

面對餐盤裡的飯菜她只拿著筷子攪和，整個頭腦也是攪和過來攪和過去：**B** 和怪老闆也守在電視機前吧？或正設法和台北的朋友聯絡，想要知道美國副國務卿率團來台談判的實際狀況，以及選舉中斷後黨外人士的因應之道？

體內有一股催促自己去書報攤找他們的躁動，她就把飯粒一顆一顆挾入嘴來對

抗。

直到用餐時間快結束了，打菜的廚工伯伯又操著濃濃的鄉音肺活量十足喊道：

「還有幾塊紅燒肉，要的同學快快來啊！」

有些還在用餐的同學趕緊端起餐盤上前搶食，這時的廚工伯伯最和氣最笑容，把盆子裡剩下的肉分給同學們，一邊重複著數不清的重複：「吃吧！吃吧！當年俺隨著軍隊抗日、剿匪，鐵錚錚一條漢子，就為了想起娘親的紅燒肉滋味掉眼淚哪！」

一向喜歡聽廚工伯伯嘀咕幾聲屬於他們那時代的「思想起」，就想起了小時候阿爸外出補鼎時，手上兩片薄鐵一路打梆子，配合他拉長著尾音「補鼎補雨傘喔～」的叫喚聲，她就一路追到黃槿樹下，看著阿爸和他的鐵馬漸去漸遠，打梆聲和叫喚聲依稀繚繞——連這樣的興致都喪失了，她無所留連地走出餐廳。

十二月底的晚風，糾葛淒冷，暗下來的校園，搖曳蕭瑟，褪盡枯葉的台灣欒樹黑影映在地面，枝桠彷彿張著手臂向天吶喊。再去交誼廳繼續守候電視？索性轉回宿舍假裝沒事？徬徨難以決定。

吵架後，就沒再去過書報攤。從嘔氣轉為思念，一直編織著宿舍中庭傳來「林素淨外找」，下樓去，宿舍外是他頎長的身影，還有那對笑眯了的丹鳳眼…隨著時間以四十八小時運轉的日日夜夜，不得不承認，那是無望的妄想，不論發生甚麼事，B 不可能行跡校園來，登音宿舍外，為了她。對人那麼溫和對事那麼熱情的人，怎獨獨孤冷向她？

好啊！不相見，從此不相見！…為何？任憑晚風颯颯，也驅不散心頭糾結的人影…

和宿舍外老樹下站崗的鄭家安就直接撞上了。

你沒去看電視？她問。看不下去，我愛我們的國家，我也很不滿美國和我們斷交，可是怎可以這樣對待人家派來談判的代表，愛國民眾也太衝動了。他回答。怎了？她又問。愛國民眾包圍在松山機場外，美國派來的代表克里斯多福的車隊才出現就被砸雞蛋、砸石頭，還砸破了車窗，鏡頭看來克里斯多福不僅受到驚嚇，好像也有受傷的樣子，我就離開不看了，對暴力我一向能遠著就遠著。他又回答。

平常連個公家機關的公務員都是高高在上的官僚嘴臉了，一般民眾哪來能耐接近堂堂美國副國務卿的車隊，甚至暴力相向？難道，抗議行動真的由政府策畫演出？可是，不都說「兩國交戰，不斬來使」，對方是來談判斷交後事宜，打人不曾得到比較好的條件吧！…算了算了！自己連跟 B 吵架都不知道如何收拾僵局了，國家大事怎是她能懂的？

轉而要求鄭家安離開，他竟回以也是來找她談判。「談判」成了流行語？

「我們要談判甚麼？」

「妳為什麼要跟我分手？別再說我們沒有交往過，我們不算男女朋友這種莫名其妙的話，給我一個可以說服我的理由。」

這個頑固的人！這是長於田園的特質嗎？連感情都像植物認定了一方泥土就可

以根植。

她得連根帶泥土一起剷除？

「我有男朋友了…」

「啊！…哪一系的？」

「…他，校外人士…」

「啊！…我可以跟這個校外人士見面談一談嗎？」

「為什麼？你以為沒有這個人我在騙你？」

「我寧可妳在騙我！如果真的有這個校外人士，我想見見他，和他聊聊，確定他是個好人，而且比我還愛妳，我就願意放棄這段感情。」

淚意就衝上了眼眶。

自己所認知的愛情是純粹的，唯一的，B 卻一再否定她的認知；而她是不是也把童年哥哥的殘影依稀投射在 B 身上？鄭家安，讓她再次感受到稚齡歲月的純粹、唯一，為什麼她無法感動不能愛情，反而苦苦惦念對她不曾純粹不曾唯一甚至不曾柔情如鄭家安的 B？

「你們不可能見面，不會有那麼一天。」

悄悄抹去泌出眼角的溼氣，無法預測是否會再和 B 見面，只要她不主動去書報攤找他。…

新的年度就在美國和中共正式建交展開，雖然現實感依舊淡薄，斷交後民眾趕辦美簽大排長龍只是電視上聳動的畫面，日常還是繼續行駛於軌道上，就像掛在宿舍入口處那本日曆，撕去最後一日又換上新的繼續撕日子，灰白的天空，枯槁的台灣欒樹，被季節遺忘的殘蝶薄翼在寒風中枉然撲拍。

和鄭家安在圖書館準備期末考，晚間閉館後，他就帶她去操場散步兩圈再送她回宿舍。操場暗黑的角落，他索取她的雙唇，聽著他在她耳畔咻咻焦躁：「妳怎可以這麼冷？妳怎可以這麼冷？」

她並沒有拒絕啊！

假日，他騎著單車載她去自助餐店，兩人相對用餐，即使很少的言語甚至沒有言語，他進食的表情就是安心而愉悅，偶爾一邊咀嚼食物一邊抬頭瞥視著她，莫名就笑開了，彷彿他已擁有了他想要的世界——她卻虛浮到明明又跟他在一起了，日子似乎倒回了不認識 B 之前，其實心頭拎懸著一根線，另一端就繫綁著 B，不時抽搐著痛…再也回不到認識 B 之前了…

那天，在圖書館，踱到報架前翻閱報紙，看報習慣也是在認識 B 之後養成的，他卻老是提醒她，新聞尤其政治新聞要反向思考——聯合報上的頭版標題「余登發父子接受華匪國鋒指派擔任台灣南區司令 勾結匪諜吳泰安聯合共匪欲武力推翻政府」赫然撞入眼來。

怎麼可能？

連同報夾一把抓起她開始一字不漏，內容很模糊但是指控很明確，再抓起別家報紙比較，報導內容好像學生，南部的報紙台灣新聞報、台灣時報還把新聞放在比較無關緊要的社會版，她更加錯愕，這不是發生在高雄橋頭？現任縣長黃

友仁的丈人也是前縣長的余登發，連同兒子被抓，難道在南部人心中只是無關緊要的社會新聞一則？

第一次曉得「余登發」這個名字，就如同「許信良」這個名字，都是在台北，鍾鳳玲提到他是高雄縣以前的縣長，在他的帶領下家族活躍於政壇，B也曾說那是可以威震當局的政治世家，在南台灣的政治勢力無可比擬——居然父子同一天先後被抓！

B一再推崇出錢出力支持黨外反對國民黨專制政權的余登發老縣長，她也跟著耳熟能詳，如果余登發父子都會出事，還有誰不會被抓？…B！別傻了！熱中甚麼黨外運動？他不會因為余登發父子被抓，跟著怪老闆還有他那群反國民黨的朋友去做甚麼傻事吧？

不顧鄭家安的追問和阻攔，腦海波瀾著各種驚心的畫面，直到上了公車才還魂。這才驚覺，如果她和B是以愛或不愛互相對峙的拳擊手，自己就是那個先移動了腳步的輸家…

不到晚間八點，遠遠就看見怪老闆和B正匆忙收攤。腳下一頓，B沒事地繼續日常就好，自己雖然是輸家總要保留一絲尊嚴，回頭了——就被怪老闆瞥過來的眼睛掃到，隨著他大吼一聲「死查某鬼仔」，B也倏然轉過身來。

但他既無意走向她，她又何必自作多情？轉頭亟欲離去，背後傳來怪老闆又喊又叫：「欸欸欸！死查某鬼仔怎做妳走——齣！你怎會無講無坦？逐去啊！逐去啊！趕緊…」

她催促步履別再遲滯，B的腳步聲卻隨後追上，喊了聲：「林素淨！」

那是她思思念念的呼喚聲啊！雙腳就踩進了流沙那般再也無法挪移…B來到背後，又喊了她一聲…

不由自主迴身向他，是奪眶淚水模糊了雙眼嗎？晃動在淚水中的臉容身形憔悴瘦削…一定是的一定是的，他對她的思念正如她對他的思念，這些日子以來的僵持…

顧不得騎樓下行人往來，一下子撲入他懷中摟住了他聲聲控訴：「你是喜歡我的！你是愛我的！為什麼你不敢承認？為什麼？」

他沒有抗拒推開也沒有回以擁抱，聲音就像從木櫃空隙擠壓出來：「素淨！我喜歡妳沒錯，我願意當妳的哥哥…」

幾乎從他懷中彈跳開來，她嚇壞了：「我不要！我不要你當哥哥！哥哥會不見，哥哥會不見…」

他反而將她摟回懷中，用力箍住她：「不會！不會！我發誓，只要我活著，只要妳願意，我會永遠在妳周遭守護著妳，追求台灣的自由、民主和人權是我這一生的願望，不過妳記得我今晚的承諾，這是我對妳的誓言。」…